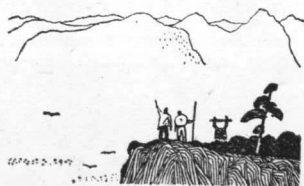


踏遍青山





踏 遍 青 山

华东电业管理局革命故事创作学习班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踏 遍 青 山

华东电业管理局革命故事创作学习班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75 数字 75,000

1976年1月第1版 1976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71·586 定价: 0.22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编的十三篇故事，热情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以来电业战线的火热斗争生活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形势。《踏遍青山》描写选择电站厂址过程中两种思想路线的斗争，歌颂工宣队领导斗、批、资的伟大作用；《劈风斩浪》从一个侧面反映文化大革命中的排队运动，歌颂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伟大气魄和革命精神；《架桥》通过反映厂办“五·七”农场的战斗生活，讴歌毛主席《五·七指示》光辉思想的胜利；《擎天柱》、《开刀》等故事展现了广大电业工人为革命大干快上，多发电力的战斗风貌；《报喜之前》、《搬家》等故事表现了广大工人、干部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这些作品努力反映现实斗争生活，具有一定的时代气息和战斗精神。

目 录

踏遍青山	王金法(1)
擎天柱	陶文进(12)
报喜之前	季惠生(20)
劈风斩浪	孙 武 王善鹏(26)
开刀	郁俊英 沈金祥(39)
三改方案	李学义(48)
阿闯	王 捷(54)
主力军	李苗善(63)
架桥	吴仲翔(72)
本色	丁传芳(84)
搬家	雷 岚(91)
下班以后	龚边闻(100)
“小钢炮”巧运变压器	沈 郁(109)
后记	(116)

踏遍青山

王金法

一九七二年的秋天，电力设计院派出一支小分队，深入云峰山区，选择新建发电站的厂址。小分队的党小组长兼指导员是驻院工宣队连长江鸿，队长是院技术科工程师丁文。领导上要求小分队在一个月內把厂址选定，报云峰山区建设指挥部和院党委审批，然后大队人马开进山区，进行全面的勘测设计。

现在小分队开进云峰山区已经二十多天了，但是厂址还未选定下来，急得队长丁文心里象烧着一团火。不过，事情却出乎丁文的意料之外，当小分队来到一个名叫金沙湾的地方，居然给他发现一个十分理想的电站厂址。这地方三面环山，中间一马平川，一条永昌江滚滚而过，无论是地形和用水都很适宜建造一个大型的发电站。

这天清早，丁文约了青年地质技术员柳峰到了金沙湾附近的山坡上。当丁文拿起望远镜向四周观察，朝坡下一看，心里不由一楞，说道：“哎，小柳，那不是江师傅吗？”柳峰接过望远镜一看，只见指导员江鸿和一部分小分队成员，正在永昌江边和贫下中农一起割稻呢。此刻江鸿一边割稻，一边心里也在翻腾着：这云峰山区地质复杂，自然条件差，给小分队的工

作带来不少困难。此外，还要考虑到各种因素，譬如眼前就是一个难题：金沙湾做厂址虽好，但要占去一片农田，我们不能这样做呀。他抬头一望，看见老丁象一个指挥官一样站在山坡上，便放下镰刀迎了上去：“哈！老丁哪，一清早上山欣赏锦绣河山来啦！”丁文老远听见江鸿洪亮的声音，一步跨过去把手伸给江鸿：“来，拉你一把。”话音未落，只见江鸿纵身一跳，已经稳稳地上了山坡。

指导员江鸿，三十五六岁年纪，身材魁梧，那张四方脸，在朝阳的映照下显得分外精神，那双明亮而锐利的眼睛闪闪发光。丁文作了一个深呼吸，高兴地说：“江师傅，这里真是一个好地方。”“是啊，是好地方啊！”“噢？你也这样认为？”丁文眼睛一亮，以为江鸿也同意把厂址选在这里，“那我们抓紧时间把金沙湾的方案定下来。”“老丁，不行啊！”“啥？”丁文习惯地从口袋里抽出一支铅笔指划着说：“这里地形条件很好，看来地质问题也不大，设计施工都方便，把电站放在金沙湾真是再理想也没有了。”江鸿摇了摇头说：“老丁，如果把电站建在这里，这一大片绿洲，几百亩良田不要受影响吗？”丁文说：“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前些日子我们跑了不少地方，不是自然条件差，就是地质不好，都选不上。这里虽然占些农田，但建厂条件优越，从辩证的角度说，早发电也是对山区农业的支援嘛！”

江鸿听着丁文貌似有理的一番话，平静而坚定地说：“老丁，俗话说‘三山六水一分田’，山区的农田绿洲更加宝贵。二十多天来，我们到处看到山区贫下中农在向荒山要粮，我们搞工业建设怎么能与贫下中农争田夺地呢？”原来江鸿通过同贫

下中农一起劳动，了解到解放前，这里是一片荒山，人烟稀少。解放后，这里贫下中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开山造田，通过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发展，粮食亩产连年超千斤，成为云峰山区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现在如果象文化大革命前那样，笔一挥就轻易把一片农田勾掉，这可关系到电站建设执行什么路线的大问题。江鸿把情况告诉丁文，丁文认为这些道理也懂得，问题是目前时间紧、任务重，他着急地说：“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个厂址就永远定不了啦！江师傅，现在时间不等人哪！要不然把厂址放在南山坡上，那里农田不多，你看怎么样？”老丁此时是病急乱投医，说出了第二个折中方案。

柳峰听到丁文要把厂址选在南山坡，就指着永昌江说：“老丁，你看这一泻千里的永昌江，为啥突然在南山坡下来了个马蹄形的急转弯？我看有问题！”丁文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这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江河的弯曲是常见的自然现象，我见得多了！小柳，你说有什么问题？”说着回到青石板那里收拾背包去了。柳峰追上去说：“我和江师傅曾经到坡下和江边观察过，从地形上看，很可能是南山坡发生了滑坡，迫使永昌江改了道。”“滑坡？”丁文倒是一惊。这滑坡是地质学上的一个名词，就是这山半个坡滑到了永昌江中，要是轻易地把电站建在这上面，一吃份量再往下一滑，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丁文当然知道这个利害关系，但他凭着自己的经验，向四周看了看说：“这哪里象滑坡？小柳，我们可要凭证据说话。”柳峰沉思着说：“当然要找到直接的证据才能下结论。”“对！”江鸿鼓励他说：“只要是滑坡，我们一定能找到！”三人边走边谈向坡

下走去。

早饭以后，选厂分队在宿营地开了一次业务会议。丁文在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在南山坡建立电站的方案。柳峰也把南山坡滑坡的可能性正式提了出来。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指导员江鸿建议：先深入当地群众访问一下，然后再作决定。

会议后，江鸿带着一部分队员出发了。丁文和一部分人留在宿营地整理资料。他翻阅着二十多天来在云峰山区选厂的资料，心里十分不安。要是那南山坡真是滑坡的话，这次选厂不就落空了吗？他站起身来，不由得向南山坡走去。

当他穿过一个村庄，忽听一间屋里传来一阵欢乐的笑声，隔窗一看，原来是江师傅带着小分队人员在听一位老大爷讲故事呢。这位老大爷是当地的老贫农，祖祖辈辈生活在云峰山区。现在只听老大爷在说：“同志们，那南山坡以前管它叫神剑坡，说起来还有段神话呢。”老大爷巴哒巴哒吸了几口烟，继续讲了起来：“据说很久以前，那神剑坡是一座虎头岭，曾经有个神仙在山顶上磨宝剑。有一天，忽然山摇地动，狂风大作，暴雨倾盆，那神仙定神一看，原来是一条黑龙在永昌江中作怪，就挥起宝剑齐山劈下，顷刻间半个山坡滑到江中，把那条黑龙压到山下。以后虎头岭就剩下半个山坡，得名叫神剑坡。后来在那里发现有煤，说是黑龙变的。你们看，永昌江在那里不也只得拐弯而过吗？”老大爷讲到这里，哈哈笑了几声，拍拍身旁听得出神的柳峰说：“小柳，可别当真哪！”“不！老大爷，你讲的故事对我启发很大。”柳峰又向江鸿说：“江师傅，老大爷讲的神话里包含一定的科学道理。”江鸿仔细听着，点了点头。站在窗外的丁文却在连连摇头。什么神仙，什么黑龙变

煤，江师傅怎么把人们带到这里津津有味地听神话。想到这里，丁文再也听不下去，一个人走了。

傍晚，丁文正在聚精会神地画图设计，忽听老远传来一阵呼喊声：“江——师——傅——！”“小——柳——！”丁文心里一惊，迈着大步向外走去。上了南山坡，见小分队人员都在找江师傅和小柳，丁文忙拉住一个神色惊慌的女同志问道：“怎么啦？江师傅他们哪里去了？”那女同志回答：“从老大爷那里出来，我们就分头工作，起初看见江师傅和小柳在坡顶上，可后来怎么也找不到。听说这里常有野兽出现，队长，你看怎么办啊？”丁文听这么一说，心里倒也很急，于是也拉开嗓门喊了起来：“江——师——傅——！”“小——柳——！”可是当山谷里的回声过去以后，群山又肃静了。“啪啦啦——”忽然间从山谷里飞出一只野鸟，还传来几声“哇哇”的叫声。“糟啦！会不会遇见什么野兽？”丁文心里急得象火烧，一时没了主张。这时小分队人员纷纷围了上来，一齐把目光移向丁文。他咬了咬嘴唇说：“放枪！让枪声把江师傅和小柳叫回来！”话音刚落，山坡上传来了刚才那个女同志惊喜的喊声：“大家快来，江师傅回来啦！”丁文跑过去，紧张地朝山坡下一看，在一眼望不到底的深谷下，只见有人攀着悬崖峭壁在往上爬，等近了才看清楚正是江师傅和柳峰。“唉哟！你们到哪里去了？看，脸上也弄得墨赤黑。快，快——”丁文说着伸手去拉柳峰。柳峰急得喊了起来：“当心，别碰掉了我手里的煤。”“煤？哪里来的煤？”丁文和不少人惊奇地问。“就是那黑龙变的煤。”柳峰开玩笑地说了一句，和江鸿上了坡顶，喘了口气，才把经过详细讲了一遍。

原来听了老大爷讲的神话后，江鸿一直想要把南山坡的真实情况摸个水落石出，后来又打听到后山腰有个古煤洞，江鸿和柳峰商量后决定进洞去看看。在洞内江鸿冒着危险开挖，终于在煤层间找到了滑坡面。柳峰说着把手中的煤片送到了丁文眼前：“老丁，这就是滑坡面上取来的。”丁文接过煤片一看，脸刷地红了起来。那煤片上一条条光亮的痕迹，正是证实滑坡的有力证据。江鸿启发说：“老丁，我曾经听你说过，滑坡就是岩层滑动的地质现象。它往往发生在地震和雨季的情况下。从那位老大爷讲的神话中，我看就是岩层中夹了松软的煤层，引起了虎头岭的滑坡。现在证据也找到了，看来南山坡的方案也应该否定了。”丁文显得很沮丧，就象一个人饿着肚子跑了很多路，最后却精疲力尽地误进了茫茫的沙漠一样。

晚上，小分队宿营地大家议论纷纷，都为厂址没有落实而着急，江鸿在人堆里却不见丁文。他想着自从进驻设计院以来，亲眼看到广大知识分子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批林整风以来，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丁文这个老知识分子也焕发了青春，经常深入现场，在生产中表现了很大的干劲。但最近几天，由于碰到一些具体问题，旧的一套又开始有些抬头……江鸿想到这里，决定找丁文谈谈。江鸿刚走出宿营地，与柳峰碰了个满怀。柳峰气冲冲地说：“江师傅，老丁说要撤回队伍。”江鸿望着满面通红的柳峰，知道他刚与丁文争了一场，亲切地说：“小柳，要允许人的思想有反复嘛！我们要重视在思想上团结同志，共同战斗啊！”柳峰点了点头说：“我太急躁了，刚才轰了老丁一炮。江师傅，你找他谈谈吧！”江鸿微微一笑，踏着明亮的月色向前走去。

在一片静悄悄的树影下，江鸿见一个细长的身影和一点火光一明一暗地移动着。丁文正吸着烟在那里走着哩。“老丁，外面很冷，当心着凉啊！”江鸿说着走到了丁文面前。丁文冷不防江鸿走来，说了声：“不冷。”接着他又狠狠吸了几口烟说：“江师傅，我建议队伍暂时撤回去。”“撤？”“对！”丁文补充说：“我们在云峰山区选厂已经二十多天了，一个方案也不成立。看来云峰山区没有条件建电站。我们趁早撤回去。”“不，不能撤！”江鸿坚定的说，“非但不能撤，而且应该向前推进！”“向前推进？”“对！应该向前推进！”江鸿见丁文眨着眼，迷惑不解的样子，继续响铮铮地说，“我们把队伍开到青石岗去。”“青石岗？”丁文象是被火烧着一般，急切地说，“江师傅，青石岗地区地质情况复杂，这你又不是不知道，很难建厂啊！”江鸿严肃地说：“老丁，云峰山区是我们上海的一个后方工业基地。在这里建造电站是党的决定，是落实毛主席伟大战略方针的需要。目前，许多工程项目的建设等着我们的电，我们的一个电站紧连着千百个工厂，紧连着整个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啊！老丁，我们要带着这样的思想感情，就是踏遍青山，也要把电站厂址选在云峰山区，而没有半点理由半途撤回队伍！”丁文听了江鸿一番激昂的讲话，感到撤回队伍的想法不大对头。他思索一会说：“那我们明天就开到青石岗去。”江鸿又说：“我们立即召开党小组会，再具体研究一下。”“好。”丁文爽朗地回答。两人边说边回宿营地来了。

选厂分队进行了简短的整训后，党小组决定，丁文到云峰山区指挥部参加一个工程会议，江鸿带领小分队开往青石岗。青石岗，真是一个好地方。永昌江在这里呼啸而过，四周

青山层迭，绿水抱山，岗上地势开阔，两侧紧贴狮子峰。江鸿站在青石岗上，面对波浪涛涛的永昌江，深深地吸了口气，心潮也象永昌江水一样翻腾起来。江鸿想起自己原来是一个普通的电厂工人，在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指引下，登上了上层建筑领域。几年来的斗争实践，使他深刻体会到毛主席指示的无比英明，从而更加坚定了信心。工人阶级不但要在上层建筑的政治思想领域里，而且要在生产技术领域里，发挥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想到这些，江鸿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他立即带领小分队人员，踏着山山岭岭，向着新的目标前进。

话说丁文在云峰山区建设指挥部开会时，对青石岗的工作十分关心。他原来听说那里地质情况很复杂，后来在工程技术科看到一份有关青石岗断层的地质资料。断层——就是岩层断裂的地质现象，把电站造在这上面，丁文还没有听说过。他的心好象悬到了半空中，觉得不踏实。会议后，指挥部军代表李政委对电站厂址很关心，决定亲自到现场看看，于是和丁文一起乘着越野车直奔青石岗来了。

李政委和丁文到了青石岗，岗上空无一人，他们再向前走，看见永昌江边围着一群人，连忙赶过去。到了江边，丁文向手里拉着绳子的队员问道：“江师傅呢？”有人指了指激流汹涌的永昌江说：“喏，在水里。”“啊，到江里去了？”丁文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天气已经转冷，山水更是冷冰冰的，江师傅身体顶得住吗？一会儿，从江面上冒出一人，对岸上喊：“拉！”岸上人齐力一拉，从江里拉出一块石碑。与此同时，江师傅也游上了岸。一位当地的公社社员捧着一壶酒，对江师傅说：“来，喝

两口，暖暖身子。”丁文看着这一切，弄得一时摸不着头脑了。

江鸿换好衣服后，热情地与李政委、丁文握了手，然后指着石碑讲开了。原来江鸿带领分队人员在深入调查访问时，碰到了冶金地质大队的同志，了解到青石岗的断层情况，又在他们的配合下，组织人员对断层作了进一步的鉴定。同时又深入群众访问云峰山区的地震情况。在调查中，据当地人讲以前有块石碑竖在青石岗上，几年前被人推到江中去了。江鸿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刚才在一位公社社员的指点下，下水把石碑捞了上来。这时丁文感兴趣地去看那块石碑，江鸿接着说：“政委，把青石岗和金沙湾两个方案比较一下，青石岗不占农田，不需要打桩，还可以因地制宜地解决一部分建筑材料，具有投资省、上马快的特点。”李政委高兴地说：“好啊！江师傅，看来你在这方面已经很内行了啊！”江鸿笑了笑说：“不，我还要继续向同志们和一切内行的人学习。”

李政委转身问丁文：“老丁，你的意见呢？”丁文取出带来的资料说：“根据这份资料上讲，青石岗位于断层地区。为了电站的百年大计着想，这里恐怕不宜建厂吧！”江鸿在一旁有力地说：“老丁，我们这个地球从形成到现在已经有四十五亿年的历史了，它经历了无数次的地壳运动，这高山与深谷、江河与平原都是地壳不断运动的产物……”“江师傅，这次指挥部召开的工程会议，反复强调质量问题。”丁文一个心眼地考虑着，感到无论如何不能把电站放在有断层的青石岗上，他打断了江鸿的话，加重语气地说：“把一个大型电站建在断层上面，我们千万不能冒这个险。”“老丁！对断层要具体分析。”江鸿继续有力地说，“据我们的调查以及兄弟地质大队的有关资



料证实，青石岗的断层规模很小，胶结性能良好，属于死断层。从这块石碑上的记载来看，它是明朝时被竖立在青石岗上的。这就说明，近五百多年来，青石岗经过多次地震的考验是稳定的，完全有把握建厂！”江鸿又从口袋里取出一本笔记本递给丁文：“这是云峰山区地震情况的调查记录，你看看。”李政委接着说：“说得对呀！在山区搞工业建设，总要碰到一些地质问题。我们要求高速度高质量地进行山区建设，这是革命形势的需要啊！”

丁文听到李政委、江鸿这番话，再翻开江鸿的本子，看下一行行密密麻麻的记录，默默地点着头。他感到在短短的时间里，自己考虑到的问题，江鸿做好了，自己没有想到的问题，江鸿也做到了。这个一向以为自己有一套的工程师，此刻真正认识到江师傅不知比自己高明多少倍哩！这时柳峰已从狮子峰上调查回来，走到丁文面前说：“老丁，这次云峰山区选厂，带领我们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是江师傅啊！”丁文用笔敲了敲脑额，激动地说：“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次选厂对我的教育太深了。在工宣队的带领下，真是既选好了厂址又教育了人。”说完奔向江鸿，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住江鸿粗壮的手。江鸿那亮闪闪的眼睛充满期望地望着丁文，指着青石岗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高兴地说：“老丁，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终于选中了这块地方，真是‘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哇！”

（插图：段海云）

擎 天 柱

陶 文 进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但在湖滨电站建设工地上却有两个人碰上喜事心发急，啥人？就是工地副指挥周其安和起重队长江伟山。那末，他们为啥碰上喜事心发急呢？

原来，参加会战的几千职工，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学大庆，见行动，使整个工程提前八十天进入安装阶段。这的确是桩大喜事。但起吊电机的两台行车却只来了一台七十五吨的。而发电机自重就有一百八十吨！就为这事，江伟山和周其安都急得火烧火燎！

现在江伟山刚和工人们开好座谈会，大步朝指挥部走去。你看他：两道眉毛挺拔苍劲，一对虎目炯炯有神，面孔黑里透红，头上一顶浅黄色柳条帽，白带扣紧，身上一套劳动布工作服，金黄色的哨子挂前胸，脚穿一双翻毛皮工作鞋，跑起路来“噔噔”响。

老江来到指挥部一看，屋里空荡荡。只见黑板上留着一行字：周其安到行车制造厂去了。“到行车制造厂去做啥？”江伟山正在猜想，只听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回头一看是周其安。只见他头上冒着汗珠，满面春风，喜气洋洋。江伟山心里奇怪：老周上午还急得象滑了牙的螺丝帽——团团转，现在怎